

中共上海区委告上海市民书

——上海市民的出路

（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）

上海的市民真困苦呵！自从米价高涨以来，我们平民的生活愈更难以度日。看起来这般繁华富丽的上海，其实只是我们百余万商民、工人、苦力、穷人的活地狱。

何以上海是这般现象呢？何以我们大多数的人如此困苦，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，而江浙尚号称富庶之区，上海犹名为全国第一繁华社会呢？我等商人终日劳碌，芸芸一生，近年来却弄得百业衰落，债项垒积，营业亏损，濒于破产，这是甚么原由呢？我等工人以劳力买生活，用血汗换工资，近年来百物腾贵，生活艰难，还要受厂主和东家的百般虐待，任意打骂与开除，一有要求，便被停止生意，弄得近日罢工迭起，失业者日多，这又是甚么原由呢？我等苦人与穷人的生活更是朝不保夕，卖得劳力来换不得一饱，偌大的锦绣的上海竟无谋生之地，街旁檐下便是我们栖身之所，冬日里冷冻无衣添，夏日里燥热无地躲避，不饿死，就病死；在上海二百余万的居民，穷苦的占去大多数，都是这同一的境遇，这又是甚么原由呢？这又有何种办法呢？

贫苦市民诸君！这种现象的唯一原因，就是中国人尚未独立，就是中国人尚受外国人和外国人相帮的军阀、官僚、买办所统治，所践踏，所剥削，所压迫！一百多万上海的市民，受的是几

千个外国人和几百个中国军阀官僚与大买办的管理！他们雇用了一些巡捕、包探、警兵把我们层层包围起来。他们兴办各样的捐和税，捐了一遍又一遍，抽了一次又一次。租界里帝国主义者的工部局，每年要收入一百二十四万零五百余两的捐银。上海县南北市中国的军阀和官厅各样税捐名目多至几百种，如今还时有增加，逼我们要钱，逼我们要命。他们生活在我们的血汗里，吮我们的血，逼死我们的老和少，送我们的命。现在的上海，并不是我们百余万市民的海，却是最少数的外国人和最少数的中国大买办大官僚的海。现在的上海，是亡国的海！但造成繁华富丽的海者，是出劳力血汗的工人，是辛苦经营的市民。现在却只有最少数的官僚和大商买办阶级与外国人所抬举的“高等华人”阿谀洋人逢迎军阀发财致富而我等市民乃困苦不堪了！

市民诸君！帝国主义的外人，卖国的军阀、官僚和大商买办阶级，就是我们的死敌！一切苛税与杂捐，就是我们的催命符！

我们曾经屡次号召，要大家起来团结，一致反抗苛税杂捐。

因为，这里只有两条路列在上海市民的面前，我们上海市民可以走：一条路是受压迫而死，另一条路是起来反抗而生。前一条路是死路，也就是亡国之路。后一条路是生路，也就是谋中国民族独立到自由解放之路。

但是普通一般的市民，往往不知道如何团结？如何团结才有力量？如何反抗？如何反抗才能免除压迫？

我们市民的团结有三种方法：第一是组织职业的团体；第二是区域的联合；第三是加入革命的政党。我们应当先把同业的人，在一个团体里组织起来。职业组合的力量，可以拥护同业的利益，取一致的行动，反抗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。同业组合的目的是为利害相同而增进共有的福利，只要团结起来便成为力

量。对于官厅的压迫如苛税杂捐，可以一致反抗。在过去，从卷烟税与他种捐税的风潮里，我们上海市民已有这种可宝贵的经验。自由职业者与服务于各种企业的人，尤其需要同职业的组合，成立公会。我们应当自认，只有我们有职业的人才是上海社会的主人。上海社会的活动，应当是我们的活动。现在上海社会活动的，只有最少数的洋奴“高等华人”他们勾结外人，奔走官厅，统治了上海。上海总商会号称总商会，而实际只是三十几个人的商会，只因有五十两银子会费的资格，遂公然做出逢迎官厅，阿谀外人，出卖“五卅”惨案的勾当。十数万的商民，应当自己团结起来，联合起来，建立自己的真正的机关。上海的中小商人只有团结可以自救，否则不仅生意萧条，营业亏损，而且只有日趋破产，坐以待毙，准备作亡国奴！

其次，讲到区域的联合。区域联合的形式有多种，各商业的马路联合或一地联合以至于总联合乃形式之一。这般联合形式是有绝对必要的。再如房客的联合或户口的联合，也是区域联合形式之一，上海的居民且已有了这种团结的经验。这种团结的形式也不外谋公共的利益，为同一目的而行动。我们市民应当有这种经常的永久的组织。我们尤其要有经常的工作，作到能为公共谋福利为止。我们市民应作到参加市政，自治管理，发展市政，防止盗匪，兴办卫生，及各种公益事情。把市政交给军阀与军阀所派的走狗及外国人驯养的洋奴是最不可靠，没有希望的。谁派丁文江来作淞沪商埠的总办？商埠公署自设立龙华以来，何曾为我市民作过半桩有益事体？孙传芳和丁文江高唱的“大上海”计划，只不过说来好听，为的多向我市民再征苛税杂捐。我上海市民不要“大上海”，只要的是“上海市民自治的上海”！谁要严春阳来作警察厅长？淞沪之盗匪充斥，出案日必数起，人民不得安居，何以不见缉获？市民缴纳的工巡捐、公益捐、

房捐、印花税、食物税……等等用往何处去了？保卫团设立年余，有何丝毫用处？市民只看见警察署压迫罢工男女工人，威吓商民与小贩，鞭打脚踢黄包车夫，敲门打户逼收捐税，呵叱贫民，欺凌妇孺——除此以外，警察署办了甚么事？上海的新闻报纸没有一家敢替平民说话的。帝国主义的工部局和中国官厅，时时干涉新闻的记载。人民言论、集会、结社的自由丝毫没有。市民在中外官厅管辖之下，任意被辱，任意被殴，任意遭受逮捕和监囚，似此，我市民除团结联合以自卫外，还有何路可走？

我们上海市民如若有了职业的组织，又有了区域的联合，便算我们有了力量。力量出于团结，压迫引起反抗。我们反抗一切的压迫，有各种形式的办法。拒绝苛税和杂捐，是人民自有的权力。我们一致起来向官厅表示或“请愿”。表示、请愿不成，便应起而示威。我们要高揭“抗税抗捐”之旗。我们拒绝警吏入门，在每家户口的檐下门上揭出“苛税杂捐一致拒绝”的字条。这八个字的字条，就是上海市民的口号。警吏能捕一人，不能捕万千人，能扰害一家，不能扰害千百家。市民还要劝告警吏，不为官吏服役，应与市民一致行动，为市民的自治机关服务。绅士私养的保卫团无益于民，应拒绝供养，改建真正市民的自卫。到了市民自己武装之时，便是与压迫者最后一战之时。到了那时候，我们赶走帝国主义者，扑灭军阀与官僚，上海是上海市民自己的！

再次，说到加入革命的政党。中国的革命尚未成功。辛亥革命只推翻满清的专制，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烈，民国以来军阀的横暴虐民更甚。欲求中国民族自由独立，只有革命。革命需要领导革命的政党，政党并不是可厌恶的东西。无党无派的话，只是军阀官僚欺人愚民之谈。军阀官僚们口里说无党派，自己却组织各派各系的政党，一面自己争权，一面残杀人民。人民放弃政治，不知参加革命的政党，所以军阀官僚才能统治人民，压

迫人民。因此，觉悟的人民都晓得组织职业的团体还不够，还要加入革命党，从事革命，以图根本推翻现存的统治，夺取民众的政权。我们觉悟的分子，领袖民众的分子，应当否认鄙弃党派观念，实行加入革命的政党，从事革命，为民众之利益而革命，为摆脱洋人的压迫，推翻军阀的统治而革命，为中国民族之自由独立而革命！

上海市民诸君！中国现有两大革命的政党：一个是中国共产党，一个中国国民党。中国国民党乃孙中山所首创，代表一般民众的要求，实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。中山先生虽死，而国民革命日有进步。广东的国民政府，是真正的人民政府。中国共产党乃世界的革命大党，代表革命的工人、革命的农人、革命的各种职业者与一切受压迫的劳苦群众之利益，彻底的作万国一致的奋斗。但是中国无知的人，听惯了帝国主义者、军阀、官僚、资本家、工贼及反革命派的恐吓，一提起“共产”二字来，就如谈虎色变。殊不知共产党是被压迫民众唯一的良友，人民中占大多数的劳苦人民唯一的政党。三、五年前，中国社会谈“过激派”，那个“过激派”就是指的共产党，是东洋资本家用恐怖语调捏造的怪名。近年以来，中国又闹“赤化”，这“赤化”也指的是共产党。社会上的人，虽尚不明白到底甚么是“赤化”，但近来已明白甚么是“反赤化”，谁是“反赤化”了。甚么是“反赤化”呢？奉、直、鲁军阀制造战争，杀戮人民，勒用军用票，抢劫商民，奸淫妇女，逮捕良民，勒索钱财，干涉人民言论集会自由，禁止人民爱国行动，枪毙新闻记者，借外债，筹军饷，卖国卖民——这便是“反赤化”，谁是“反赤化”呢？张作霖、吴佩孚、张宗昌、张学良、阎锡山、陈嘉谟、赵恒惕、叶开鑫、孙传芳、陈调元、卢香亭……各大小军阀以及“五卅”惨案以来全国一致反对的英日帝国主义者。在上海，谁反对赤化呢？公共租界的工部局、外国人所组织的护宪

大同盟、淞沪督办公署、上海总商会、警察厅长、新申报馆、新闻报馆、疯子与军阀的走狗章太炎、大英国汇丰银行所津贴维持的国民制赤会、反赤大同盟、国民外交协会、工贼假招牌的工团联合会、环龙路四十四号与香港帝国主义有勾结的国民党右派……。这“反赤”的人原来就是他们！“反赤”的内容原来就是如此如此！

上海的市民——劳苦的群众！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目的，只是要废除资本剥削的制度，没收大的生产机关为社会所公有，解放劳动，建立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社会。但是中国共产党现时的工作，只是站在最前线，领率革命的工人、革命的农人及一切最革命的分子，为中国民族之独立和自由，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惨杀与压迫而战斗。只有五年的历史，中国共产党集合了最革命的分子，在火线里作战，牺生命、掷头颅、公开被枪毙，秘密被暗杀，至于不可胜计。凡是受压迫的人，不应当对于共产党起恐怖心理。凡是觉悟的分子，不应当受敌人欺骗，误信“公产公妻”的怪诞谣言。从即日起，你们要认清甚么是共产党，明白了解共产党！

你们不知中国共产党在何处，不知中国共产党员是何人么？诚然，中国共产党现在尚是秘密的，不宜于公开其组织，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已遍于全国。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时时在你们中间，为你们奋斗到底！

中国共产党上海区，便是本党在上海的组织，其责任便是为上海民众的利益作各种奋斗，自“五卅”惨案以来已证明克尽其职责。你们不要只感觉在开市民大会时才有共产党的活动，你们应当晓得在你们中间，本党党员有不断的经常的革命奋斗。七月十四日，本党区敬告上海市民，提出上海市民在目前应有下列十六项的要求：

租界内的居民应一律有平等的参加市政权；
无条件的完全收回会审公廨；
收回越界筑路；
南北市的市政应由民选的自治机关管理；
建筑贫民住宅；
制定上海市的劳动保护法；
救济失业；
保障一切人民集会、结社、言论、出版之自由—— 启封上海
总工会，反对中外官厅干涉新闻记载；
切实抑平米价；
反对房租加价；
反对宅地税；
反对户口捐；
反对卷烟特税；
反对印花税实贴；
反对一切苛税杂捐；
反对保团〔卫〕团捐；
这十六项要求是我们上海百余万市民最低限度的行动。把这十六项作到了 才能把“ 亡国的上海 ”变为“ 革命的上海 ”才能将孙传芳、丁文江的大上海计划在纸上毁灭，而建立“ 上海人民自治的上海 ”！
起！起！起！
劳苦的市民！
团结万岁！
反抗的革命的行动万岁！

中国共产党上海区执行委员会

九月六日

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记录

——书记处报告政治形势及我们的方针、口号

(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上午九时)

到会者：亦、士、松、昌、伯、泽、比、复。^①

报告：

亦：过去全枢会^②太少，以后尽量矫正。

今天议程：

一、书记处报告：

亦：现在全国政治，北方奉系与直系冲突日甚，但尚未分裂，可是奉系内部冲突也很甚，鲁张与奉张最甚。

南方战事，孙传芳必定失败。各方消息，孙处处失败。同时上海总商会等都运动和平。可以证明，长江下游，只要孙失败，很可乐观。夏超可以独立。安徽国民党活动很有力，许多民军、土匪都可利用。江苏活动虽多，但成效很少，一部份军队及土匪都可动一下，不过我们不主张把江苏拿在北伐军手上。

上海现在有一改良运动的酝酿，有王正廷派、褚辅成派、民校右派，大资产阶级活动，中小资产阶级及我们等活动，除一部份拥孙外，余都反孙。但有民【校】右派虽反孙，可是政策错误，

亦即罗亦农。士即赵世炎。松指何松林即汪寿华。昌即贺昌。

伯即郭伯和。泽即余泽鸿。比即陈比难。复即郑复他。

^② 全枢会即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。

有破坏资产阶级的发展。

其实，为形成改良派的资产阶级的势力起见，为避免色彩及帝主借口反赤起见，非市民的资产阶级起来不可，连国民党也不应起来处号召的地位。

现在上海是个投机社会，不仅虞洽卿，他们一方面不甘受帝主压迫，一方面无经验，始终观望投机。

虞在九月初，北伐军胜利，所以他们很高兴，后失利就不敢动 现在又好起来了 但他们的方法与行动 都很幼稚 我们非设法推动不可。可是有许多同志 以为去年“五卅”我们完全领导民族革命运动，今年为什么不去领导，其实去年不过是个原始的行动，现在资产阶级分化很厉害，我们非夺取资产阶级建筑联合战线，才可夺取大多数民众而真正领导革命。

现在上海所酝酿的暴动，虞洽卿他们非到九江问题解决，孙传芳完全失败不能决定策略，也须资产阶级稍稍流血也不一定。

我们要准备民众流血，民众暴动，准备武装，以使所有民众都有政治觉悟。

士：我党党外在民众方面，在数星期前因北伐军胜利，工人都很兴奋 现在孙实际失败 我们要有好的宣传 给市民、工人以孙败后的□准确目标。在内部，党的下级机关，都要上级党部给他们以孙失败后的办法。

亦：早几天我们对政治主张守秘密很不好的，过去我们对于政治观念太官僚，以后我党有二重大问题要使同志知道：

（一）目前重大的方针；

（二）要把各种政治主张，使从下面干起来，这是一个组织上的问题。

如果这大体办法无意见，具体办法：

（一）召集活动分子会；

(二) 分批召集所有支部及各党部负责同志会议。
此外，如工会及部委都要召集所属重要分子会。
结论：关于政治主张，同意。

口号：

要求和平！

上海划为中立区！

上海永不驻兵！

上海市政由人民管理！

促孙瓦解！

反对苛税杂捐！

〈略〉

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临时会议记录

——上海统战联络工作及罢工 暴动的组织指挥问题

（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午）

到会者：若、亦、尹、士、文、松。

松报告：

见钮惕生，钮表示根本势力在工人、学生，惟须受党部指挥。

惟在政治上主张不肯发表，但要问我们力量，惟须今晚一晚预备好，明天可动。但他对于物质上的准备尚未好，所以要明天。

约我今晚去，接洽军械数及各种具体问题。

总之 他有许多话 很表示谦让 至于如何动及动后收拾 须与其讨论。

他提出二大方向：

一、反对孙传芳。

二、欢迎北伐军。

夏超已正式接受第十八军军长，正式联国民政府。

见吴稚晖，他对我们的地方自治口号不赞成，他主张钮握总

若即王若飞。

② 尹即尹宽。

③ 文即庄文恭。

政权。他主张国民党必出面，后他主张用上海和平维持会握政权。

我赞成他主张，他也赞成工学商共同组织。

见虞洽卿及王晓籁 他们都很警〔惊〕慌 赞成虞出来及组和平维持会，商量和平维持会组织法。我提出商占多数，工学少数，只求集会结社言论自由。虞大赞许，并望钮任破坏工作。

虞与钮接洽尚未具体，彼此未议到谁握政权问题。现约今天下午五时在虞家开工商代表临时会。

现在上总准备工作：

码头罢工半天，夺取浦东，成立码总；

邮差组特别通讯队；

电车华商罢工；

特别纠察队有百余人能武装——对钮要求二百枝枪。

今天下午追悼会后开代表会。

亦：今晨已开临主团【会】决定各团定发表宣言 无论浙夏联奉或联国，并决定口号。现在浙既表明联国民政府，我们最重要的为：

市政府组织问题；

暴动问题；

自己准备问题。

对于市政府组织问题：民右并不坚持党来号召，我们既是国民党要夺取江苏，上海必使成为国民政府所管辖，但有二大倾向：

一、须抓住民众；

二、须发表保障外人生命财产。

因此，不能用民党出来号召，名称上要用上海市民和平维持会，进一步实现市民会议。

至于发动问题，我意不能明天发动，我们要看明天资阶态度如何 倘坚决 我们就可于后天发动 且王雅之态度未表明 同时苏州等军队都掉〔调〕来 倘反对上海自治 我们不能牺牲。

此时间，对钮永建可以说明。

和平会组织，我意现在工人要参加，且须拉住一部份的力量。至于人的问题 工人方面要二人 松林与陶静仙〔轩〕 学生方面二人 林钧、泽鸿 全体人数十三人。

口号：

- 一、要求和平。
- 二、撤退孙传芳在上海驻兵——上海永不驻兵。
- 三、上海市民武装自卫。
- 四、拒绝一切□军入军（不要）
- 五、上海市政归上海市民。
- 六、组织上海市民和平维持会。
- 七、废除一切苛捐杂税。
- 八、保障上海市民集会、结社、言论、出版等绝对自由。

实力问题：

工人三百。

海军今天下午决定有六舰可接洽，罢工也可以，但不要损失。

若：上海非商人执政不可，我们不妨在和平会得不到地位。

现在，对于这个运动的力量，国民党左派方面如果没有大的实力，想完全抓住政权是很危险的。我们不能空牺牲，这是要使他们觉悟的。

此外，就可以工商力量与左派合作。

在组织上，我们不能去占多数，只在旁参加与暗中指导。

从前我们决定江、皖不拿 现在奉、鲁冲突很厉害 所以我们

不妨取江、皖。

现在，唐生智野心很大，想维持刘佐龙在鄂，他来拿江苏。

我们现在在上海运动非灰色不可，虞洽卿与奉张很有关系，所以，我们现在可对虞表示绝对反奉。

暴动问题：

总指挥——秘密——亦。

公开——震^①。

技术：佐尧、尔梅^③。

组织上：工人自卫团指挥处：震因、佐尧、尔柏^④、松林、亦农参加。

对各方：

一、对钮及虞要求他们的计划^⑤。

明天早上六时在亦家开军委会。

震、震因、泊之即李泊之、李震瀛。

佐尧、尧、奚佐尧即李左人。

尔梅、汝梅即钟尔梅。

尔柏即高尔柏。

⑤ 原件只有第一点 无其他各点。

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特别 活动分子会议记录 ——暴动动员及行动大纲

（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八日上午八时）

主席：之甫

议程

一、上海

亦：现在全国特别是上海政治有新变动，此变动有很大发展工作的机会。

据昨前消息，夏超已就十八军长职，并已开兵到新龙华与孙军接触。

此为上海最近二月市民运动的爆发，其酝酿原因要研究。

我们先说长江下游政局之变动，是因北伐军之胜利。

目前枢蔚②召活【动分子】会，报告那时政局在江西战事。

现在江西情形北伐军已胜利，昨天孙传芳已逃到湖北，只有四千人，因此孙此次失败很不堪。

几天以前孙与北伐军战，有大损失，谢鸿勋全军复灭而死，卢香亭损失一半，各队没有了，陈调元、王普不动，凤岐开到江西，也成努〔弩〕末。此外，各方面派去军队都已没有落花流水之势。

之甫即张之甫。

枢蔚即中共上海区委。

因为孙大损失，所以武昌被克服，现在又进兵福建，不久可以解决。

从前我们所预定北伐军的责任已完成——夺取两湖与赣、闽〔闽〕。

现在北伐军可更进一步取江、浙、皖。皖省陈调元虽未损失，但安徽民军及土匪等已都预备成熟，陈难回皖。浙江已不成问题 夏超既接任军长 周凤歧的一团已回浙 陈仪也如此 孙传芳在杭州宪兵被交〔缴〕械。江苏现在也有很多军队、土匪起来反对孙传芳，甚至于陈陶遗一二天内要表明态度，上海快要大变动。

总之，长江下游三省已很不稳，北伐军很可统一，同时北伐军将领都要安置地位，非统一长江下游。

本党意见决定北伐军可以占浙、江、皖。因此现在军事问题是北伐军夺取江、浙、皖 此与前〔全〕国民众运动之发展有很大影响，同时孙已无势力再起，这次纯靠帝主英国帮助，我们在报上不曾见有孙军缺饷，英先助一千万，后又三百万。

现在英帝主是否还可以借款，可以看上海一动，孙与帝主就脱离关系。

北伐军第二敌人吴佩孚，报上虽说他要南攻都不确。

因英主要力量——靳——魏——田 现靳与吴感情很恶 曹锟劝不好；田虽忠于吴，但疲于战争，从未得到地盘，也不肯为吴效死。魏益三与国民政府关系很深，要求国民政府给他军长，且在河南有樊钟秀及红枪会等都是反吴者，可知吴决不能反攻。

因此可以说北伐军已绝对胜利，现只剩奉系。

北伐军既无大敌在南方，民众赞助他统一长江下游是很事实的。

但北伐军统一长江下游是否与帝国主义利害冲突，是重要问题。

在北伐军进据阳夏时，英帝国主〔义〕拼命助吴助孙，一方面英领事责问国民政府是否统一长江下游，要抵货，国民政府答以如你们不如广东一样，对待我们守中立，我们就与你们订好联盟。

且北伐军军纪确好，民众欢迎，帝主都无可借口。

其他美主赞成北伐军，因其目的，法名义上守中立，实际上帮助，钮永建住法租界，法捕房派巡捕守门。

日本纯是游滑态度，因此，我们决定此策略实有可能。

奉军与北伐军态度：北伐军既消灭孙、吴，与奉军已经短兵相接。奉系军阀前曾派代表到广东，要广东派代表到奉议和。国民政府代表蒋作宾到奉，奉态度很厉害，一方面与吴和好，一方面与粤议和，他想让你们两个相争失败中，他来得到好处。

在我们，奉军南下如态〔能〕促成孙传芳失败是很好的。现在奉军既未南下，内部又发生问题，此为很大问题。奉军内部已不一致，有很多派别，有张学良系、宗昌系、宇霆系。现只说鲁张与奉张，此两系现冲突很甚，最大问题一为三特别区问题，从国民军退出后，最下能力的为张宗昌的军力，事后一无所得；二为卫戍司令，实际已都在奉军之手，吴佩孚毫无势力，现在鲁张与奉张夺卫戍司令很厉害，曾经血战；三为直隶地盘问题，学良要直隶，宗昌也要。因此三问题奉张处处使鲁张打击。既如此，奉系军队之南下要分二方面看，一奉张不愿鲁张南下，杨〔宇〕霆对国民政府代表说，宗昌军纪太坏，不能到江浙，望国民政府去取得，所以调宗昌兵使到京汉线，而宗昌兵队直到皖方；一方面并不调全体军队到河南。

据昨晚消息，张已进兵向徐州南下，此是大问题。张如南